

「從閱讀回望文明的起點」

胖胖樹：寫一封給植物的情書

2018年3月，植物科普書籍《看不見的雨林》橫空出世，銷售至今累積破萬本，作者王瑞閔與其筆名「胖胖樹」迅速撼動科普文學界，此後幾乎以一年一本的速度，完成全系列5本書，並以近百萬字的篇幅，寫下一封又一封給雨林植物的情書，字裡行間均承載著一位男孩的夢想——為臺灣留下一座世界級的熱帶植物園。

撰文／邱璟綾 攝影／莊震烽 圖片／王瑞閔提供





雖以「胖胖樹」為名闖蕩江湖 10 多年，但胖胖樹本人一點也不胖，身高 1 米 8 的他，沿著臺中綠川緩緩走來，看上去更像是雨林裡衝出樹冠層的巨大喬木，猶如拔地參天的「龍腦香」。

「因為月盈則虧，所以我希望自己永遠保持半月的狀態。」在王瑞閔心中，人生多數時候並不圓滿，他以「半月」期許自己，在追求知識的道路上，謙虛而不自滿。於是 2007 年 4 月，他開了第一個部落格「胖胖樹的熱帶雨林」，秉持著知識無價的理念，他將窮盡一生蒐集的熱帶雨林植物，透過網路慢慢地帶到世人眼前。



在三合院打造植物方舟

在旁人眼中，王瑞閔是一個眼裡只有植物的奇人，不只家中露台、屋頂種滿奇花異草，甚至還租了一塊地，架設圍籬和監視器，呵護上千株跑遍全臺蒐集而來的珍稀植物。

30 多年來，他固執且頑強地守護童年夢想，起點則源自於老家院落的一方菜畦。那年王瑞閔才 6 歲，他回到位於雲林水林的番薯厝，和祖父母一同生活。他不太講話，也不怎麼和同學相處，大多時候不是躲在房裡讀《小牛頓》、《漢聲小百科》，就是在野地四處探索，實踐書中收獲的知識。



閱讀，為他對大千世界的探索揭開序幕。他到牆角挖樹苗、草、花，到荒野蒐集果實、種子，阿嬤甚至讓出一方菜園，供他嘗試種植生活中蒐集到的各種植物。小小年紀的王瑞閔熱愛與自然科學有關的一切，在阿嬤的菜園旁，一點一滴打造「植物方舟」，而他「環遊世界的植物園」夢想，便從這裡開始。

1994 年的暑假，小學 5 年級的他陪媽媽到中興大學工作，意外撿到一本鄭元春所著的《神奇的多用途植物圖鑑》，「這是我的第一本圖鑑，開啟我的植物自學之路，也是帶我踏進植物世界的啟蒙書。」2017 年夏天，他帶著當年那本撿來的圖鑑坐在台下，30 多歲的他興奮地像個孩子，以熱切的眼神，遙望台上侃侃而談的鄭元春，在心底感謝這位不曾謀面、卻引他進門的老師。

「在網路資訊不發達的年代，是閱讀開啟我的好奇心，讓我體驗到追求知識的愉悅。」王瑞閔笑說，在那之後，只要存下零用錢，他就會買植物圖鑑，日日翻閱、查找，渴望認識與植物有關的一切。在大量閱讀的過程中，他注意到自己喜愛的動植物，剛好都以熱帶雨林為家，這項發現使他深深著迷，慢慢將夢想中植物園的範圍縮小到「熱帶雨林」。

於是，隨著夢想在心底成長茁壯，王瑞閔立志未來就讀植物相關科系，打造一座熱帶雨林植物園。國中畢業那年暑假，他去花市買了一棵麵包樹，小心翼翼地呵護著，這株樹苗成為他的植物園起點，陪他走在圓夢的路上，從陽台走到屋頂，再到如今一片占地數公頃的綠園。



吉貝木棉的召喚

從小閱讀，他便發現臺灣有這麼多種熱帶植物，原產地卻都來自其他國家，「我想知道，是誰、在何時、又為什麼把這些熱帶植物帶來臺灣？」但小時候沒有人可以回答王瑞閔的問題。直到夢想的驅使下，王瑞閔如願進入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，問題終於有了著落。

於是圖書館的浩瀚書海，猶如第 2 個導師，只要不在教室，王瑞閔幾乎都窩在圖書館，爬梳一頁又一頁的歷史文獻，抄寫並陸續考證熱帶雨林植物的學名、原產地、特徵與引進人及時間等資料，為飄流來臺的熱帶植物拼湊出它們的時代背景。

「要做一個這麼大的夢，不只需要熱情，還需要錢。」為了籌措資金，王瑞閔在 2008 年研究所畢業後投入房仲業，將豐厚收入盡數用在植物保存，同時走遍全臺，就為了目睹過去只在文獻中留名的珍稀植物。

當旅行的原因變成「植物」，對王瑞閔而言，一切彷彿變得更有意思了。他可以一日來回 4、500 公里，只為了去看一棵龍腦香；在大雨中苦苦熬著，只為了看一眼布氏黃木；別人到步道踏青，他則四肢並用趴在山坡，調查野地裡的活古蹟；甚至遠赴亞馬遜叢林，在熱帶雨林裡與植物一同呼吸。



1. 胖胖樹不只家中露台、屋頂種滿奇花異草，甚至租了一塊地呵護上千株珍稀植物。
2. 鄭元春（右）所著的《神奇的多用途植物圖鑑》，開啟胖胖樹的植物自學之路。
3. 《小牛頓》、《漢聲小百科》等藏書，為胖胖樹探索世界開啟序幕。
4. 胖胖樹覺得自己受到植物的召喚，吉貝木棉讓他想起最初的夢想。



1. 胖胖樹從雨林植物看見臺灣史，探討植物如何在臺灣扎根及其與人類歷史的連結。
2. 近期令胖胖樹愛不釋手的書籍為《蔡金麥與我》（左）與《橫斷臺灣》（右）。

「我常覺得，是植物引領我走到它們面前。」王瑞閔感性地說，2013 年他在高雄文化中心看見 3 棵高大筆直的吉貝木棉，讚嘆之餘卻突然意識到，自己離夢想愈來愈遠，「當下感覺像是受到樹的召喚，隔天我便辭去工作，45 萬的久任獎金都不要了。」

寫下給植物的「情書」

彼時的王瑞閔已是年薪百萬的超級房仲業務員，卻為了植物離職，甚至耗盡畢生積蓄，幾近斷炊。在那段青黃不接的時期，王瑞閔曾嘗試投履歷到社區大學，也和咖啡店毛遂自薦演講機會，甚至寫了各種版本的企畫書，尋求企業贊助，通通碰壁。

「所有人給我的建議，我想過也做過了，但怎麼走都沒有路，真的很孤單。」家人、朋友覺得他在胡搞，沒有人願意和他對話，夜深人靜時，他將無處可說的夢想全化為文字，透過部落格與臉書，寫下一篇又一篇給雨林植物的「情書」，其中甚至有許多植物的照片與資料，都是經由王瑞閔整理，才首次出現在網路世界。

2017 年，王瑞閔已絕望到打算將植物託孤到全臺各大植物園時，一位朋友鼓勵他出書，苗商也建議他出一本果樹圖鑑，方便銷售種苗。他心想：「有了版稅，是不是還能再撐一段時間？」然而，

他捧著書稿卻乏人問津，直到遇見伯樂，劈頭告訴他：「別出什麼果樹圖鑑了！想寫什麼儘管寫，賠錢我都幫你出。」

那一刻王瑞閔意識到，終於有人看見他十年磨劍的決心，於是立即重擬大綱，以夢想中的植物園規劃為藍圖，草擬一系列、共 5 本的「熱帶植物誌」。接著，以 1 年 1 本的速度，帶領讀者從《看不見的雨林》出發，接著《舌尖上的東協》、《悉達多的花園》、《被遺忘的拉美》，最後走入非洲，以《利未亞的禮物》完成雨林書寫的最後一塊拼圖。

「熱帶雨林是文明的起點，從雨林植物回望文明，會發現歷史的背後都有植物。」王瑞閔認為，隨著閱讀量與知識量不斷累積，自然與人文的界線不再涇渭分明，於是他從雨林植物看見臺灣史，再透過植物與歷史、地理、文化事件千絲萬縷的交會，從臺灣放眼更寬廣的世界。

學習龍腦香的「樹之道」

即使已出版 5 本書，系列著作獲獎無數，但王瑞閔初心不變，依舊是那個熱帶雨林植物愛好者「胖胖樹」。無論寫作或閱讀，他總會想起童年捧著《小牛頓》雜誌驚嘆連連的自己，「所以我的目標是讓所有看得懂文字的人，都能明白我在講什麼，科普文學不能孤芳自賞，才能讓知識傳遞到更遠的地方。」

王瑞閔相信，書籍擁有不可替代的價值，每當照顧植物之餘，他喜歡閱讀各類書籍，近期令他愛不釋手的，是游旨价所寫的《橫斷臺灣》，與蔡適任的《蔡金麥與我》。

「要認識自己的土地，就必須離開，從外地回望故鄉。」在《橫斷臺灣》一書中，王瑞閔看見臺灣高山植物與泛青藏高原的關聯，再從植物看見臺灣與世界的獨特連結；在《蔡金麥與我》書中，則透過流浪的人類學家與撒哈拉耳廓狐，從相遇、相處到相忘的故事，看見人與自然最純粹的關係。

對萬物不求回報的愛，某種層面像是王瑞閔對雨林植物始終如一的情感。對他而言，胖胖樹的使命從來不是「蒐集」物種，而是保留植物背後的文化意義與生態價值，而一座熱帶雨林植物園，就是將滿腔理想具象化的最佳解答。

「這段過程必定坎坷，我只能不斷提醒自己，很多事情需要時間醞釀。」他用大半輩子實踐兒時夢想，直到近期在嘉義買下一片逾 3.4 公頃的土地，終於可以安放多年蒐集的上千種植物。他形容，一路以來就像是經過漫長歲月，在不見天日的雨林底層緩緩生長，直至衝破樹冠層的雨林王者——龍腦香。

從樹之道體悟人生，但王瑞閔從來不將自己視作植物的主人。他淡淡地說，「終有一天，我會比植物早一步離開，我能做的就是，在有生之年，為臺灣留下一座永續經營的文化植物園，然後找到下一個園丁，持續為這些植物說出它們的故事。」✚

